

散文獎佳作

春乩



周先陌

作者簡介

周先陌，一九九五年生於台北。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。曾獲第十九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。

得獎感言

如果幫你拔掉身上的刺，能不能給我河神的丸子？

春乩

神信

「阿兄，你在看什麼？」

「無啥，院子那邊有鬼在跳舞。」

阿兄離家前的晚上，那是他最後一次嚇我。打開鋁門，從神明廳走向花園，一片茫茫，阿嬤種的花都死光了，剩下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綠色植物，光線很亮，不知因為路燈還是十五的月，那些植物在照射下起了毛邊。我想起哥哥的腿，兩條腿纖白的肌肉線條，電風扇吹過他稀疏的腿毛，像絨草一樣呼吸，幾千百根隱密的睡眠。

我常常觀察阿兄，比我大幾歲的他，一定是鬼怪。

家族的世代遺傳落到阿兄身上，或許《火影忍者》裡的血繼限界大概如此，但是現實世界裡沒有萬花筒血輪眼，只有血紅的輪脈在軀體中運轉，成為了鄉里口耳的八卦謠言。

謠言的起源地，是中和、永和交界處的「唬爛間」，阿公輩男人們聚會的所在。當你進到這裡，第一印象是臭：老輩點起難聞的菸，六十年菸齡的嘴角邊泛起陳年死皮，在被染黃的燈管氤氳照明

下，男人說古早的事，說天說地、說女人、說誰家兒子考狀元。幼年的我被阿公帶大，破例在小孩年紀竊聽一切在地的詭祕軼事。

戰後初期，阿公被神靈選中繼承阿祖的通靈能力，那時陣，阿祖爲了避免放牧少年延續家族命運，當他快要起乩就躲在廁所不出來。廁所是骯髒地，位階低的神尊不擅入，久了，阿公漸漸失去神靈降身的資格，但他仍然可以感應「氣」的流動，偶爾也能見鬼神，這讓他之後的木匠生意特別好，望氣、起厝，成爲當年台北的一把手。

是否真實待考，阿公每個月都會回憶起這段往事，在周星馳電影每天播放的年代，我明白這就叫「滔滔江水」連綿不絕」又有如黃河泛濫一發不可收拾」。其他長輩們聽著、點頭，肯定他的功績，然後換下面一位複述自己的當年事功。我過早意識到「唬爛間」顧名思義，所以識字以後便不認真聽他們的故事，只在意阿公是否買新玩具給我，做爲安靜聽話的交易。

我的唬爛生涯一直持續到買了把新的塑膠寶劍，以林正英降伏殭屍的姿態，刺向一位租了阿公房子的老爺爺，過沒兩天，那位老爺爺自縊在租屋處。從此我成爲新的唬爛間傳說，能帶屎般預言別人的吉凶，阿公怕丟臉，不敢再讓我見客。

但我們的家族傳說宛如滔滔江水，漫漶到了阿兄身上，他在國中被神選中，成爲唬爛間持久不衰的新寵，人們但凡說到他，談笑中帶幾分敬畏，這讓阿公一嘗回到被眾人尊敬的年華，那幾年，整張臉紅得像喝過酒，可惜後來黑了，阿兄最終成爲恥辱的代言人。

聞名

「阿兄，你爲什麼要摸那個葛格的雞雞？」

「因爲我愛伊。」

阿兄長得比我好看，瘦瘦高高的。他打完籃球回家不洗澡，就倚在我們共用的床邊，汗水從耳邊滴下，有時候溼了床單，床單上的花就暈開來。綠色的老式電風扇轉呀轉，把那股味道散滿房間，一隻年輕、短毛獸類的氣味，我靜靜聞著，那朵花愈來愈大，就要承受不住地脹出去。

好多女孩子給他寫情書。那是一次他補習回家，我在花朵之間意識到某種腐敗的氣味，偷偷開他的書包，發現好幾張又溼又縐的情書，和一塊吃剩發臭的雞排。阿兄一定不喜歡那些女生——時到今日，我還是很後悔看了書包，不只是腐臭的肉塊或愛情。也許，當然，神不太買我的面子，可是祂的來臨與我的打開有某種聯繫。

那晚餐桌上，我發表近期對阿兄的觀察報告，好多女生給他寫情書，他都不理耶！阿母叫我好好食飯，阿兄臉紅，阿母順勢談起了一些家常，表妹在學校被霸凌、阿嬤跌傷了腿。人間苦，阿母歎氣說如果菩薩真的在，世界會不會不一樣？這是阿母一直以來的慣用結尾語，阿兄說自從阿爸跟她離婚，總要扯上觀音菩薩、釋迦牟尼或媽祖娘娘，不知道源頭是否有誤，因爲我生來就沒見過阿爸。但那晚不如往常，飯桌上的氣味變了，有股類似陳年酒糟的氣息，我聞到好像是阿兄的味道，比平常更

深更沉。

都是一瞬間的事。阿兄站起來打翻飯碗，碗碎一地，我嚇得踩到碎片，阿兄捏起蓮花指，雙眼泛白，阿母尖叫，阿公從房間衝出來問創啥溜，我拖著流血的腳底連連後退。

整夜，一股香味好像從沉澱千年的甕裡打開，那是阿兄首次起乩。我愣愣地看著地上的飯粒，吸了血以後像紅寶石。

阿公開始替阿兄張羅通靈後的事宜。一群宮廟裡的人來找阿兄，確認降駕的是何方神尊、指導他起乩問神要注意的步驟和禁忌，各方面，我在旁邊聽，好奇地窺探那個無法理解的血繼限界。麻瓜學也學不懂，只是一直問阿兄，阿兄說他也不知道，他不只不知神的事情，神還把他的嘴巴閉上了，愈來愈安靜，或說莊嚴。

兄弟開始分房，阿兄很常一整天窩在房間，經過他的時候，還是那股淡淡的汗味，快要下雨的氣息，一陣微風吹來雞蛋花香，花蕊裡面有很多小蟲。阿兄不太理我，也不理家人，我很少見到他的朋友。他的話匣子都在哭泣的信徒來問事時開啓。在課餘，他會盡快回到家，一排信徒就坐在阿公替他設的壇前，制服還沒換，汗水浸透了深藍色的布料，起乩，神用輕柔慈悲的語氣指點眾生迷津，多半是幾句精煉的話，好或不好、一些名詞的堆積，很像是詩，有時候乾脆是一首詩，後來知道那叫偈語。

見身

「欸，你明天要不要跟我去西門町？」

「要幹嘛？」

「陪我去見個網友。」

下課，陪阿兄蹺班，阿公打來好幾通電話都沒接，一想到他那張紅到快發爛的臉就好笑。阿兄在捷運站廁所把制服脫了塞進書包，換上一件我沒看過的白底紅花的襯衫，那些花鑲了金邊，有種內斂又狂放的宗教感。

「這件好好看，可不可以也買一件給我？」

「幹嘛跟我穿一樣的，我下次買別的給你。」好久沒有見阿兄這樣笑了，我覺得他今天看起來跟那件襯衫很像，心情明明很好又要暗藏起來。

見到他那位網友，一起吃了晚餐。西門町，從小阿母叫我不要隨便經過的地方，有點髒亂，我說的是人。那個男的是楓之谷的公會長，一起打怪的話題我沒什麼興趣，便一直看著窗外，窗子反映他，比哥更好看，黑色襯衫襯得臉白，稜角分明、寸頭，紅綠燈正好穿過他的眼睛，我凝視那兩個燈點，又看向另一位白衣的少年，他敞開，對他放行。

阿兄說他們兩個想自己走走，給我錢喝飲料看場電影。我拿了錢，走進電影院，他們倆離開後又走出來。阿兄明明知道我對《哈利波特》沒興趣。我到處亂闖，先去萬年大樓看模型玩具，又到刺青

一條街閒逛，阿母說若是我和阿兄刺青，直接打死。當事物成爲禁忌，也就成爲生活中唯一能窺探的洞穴，洞裡不一定有希望，但有不一樣的空氣。西門町臭臭的，好自由。

我買了三分糖的奶茶走在路上，一邊觀賞行人，一邊好奇阿兄跟那個男的去哪。天氣燥熱，才發現現在還繫著制服，我拉扯著它的尾巴，這種動作特別適合這裡。兩個穿背心的男人走過來，很擠的兩條線掛在胸上，快要把乳頭掉出來了，他們打量著我，「底迪，要不要一起去玩？」

快要徹底沒有光線，他們把我帶到一條小巷，說旁邊有個餐廳不錯，還附設遊戲機台。結果我在巷子黑色的崎嶇裡看到了阿兄和那個男的，他們在互相摸著。

「阿兄！」我叫。「他媽你來這裡幹嘛？」

阿兄快速脫開男人，我看見他們的褲襠迅速消退，一瞬間，好像明白什麼，聞到了一股濃濃的味道，從巷子各處鑽入我體內，制服的黑褲子很慫，有一股力量從我下面挺起來，反抗。

阿兄哭紅面色，在西門町的邊緣。手機每三分鐘響起電話，我不敢關機，沒關機代表我還沒死。我們蹲著，阿兄點燃手裡的菸，我不知道他會抽，他吐菸的側臉真好看，如果我像他一樣該多好。

「阿弟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」「你怎麼不問神明？」「我問自己的事，祂們從來不回答啊，只是笑。」煙絲的白和他的襯衫融爲一色，無盡飄散。他說不知道有什麼好笑的。

菸灰落一地，而後菸也掉在地上，紅色的頭漸漸小下去。神突然降駕了。

「不怕，孩子，走吧。」

神通

「觀世音菩薩敢有容允你愛查甫？」

「菩薩講有差的是恁，伊無差。」

阿母每天清早都會在神桌前念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，那個時候她已經把早餐買好放餐桌，我跟阿兄吃，聽她念。

那天早上阿母的聲音顫抖，念到「於怖畏急難之中，能施無畏，是故此娑婆世界……」她終於念不下去，痛聲哭起來，跪伏在蒲團上。阿兄一樣吃三明治，大杯的冰紅茶，眼淚一直流下來。施無畏，這個詞我因此記到今日，可惜我不姓施，不然有個小孩就叫無畏。

阿公悠悠從房間走出來，「想袂到阮兜出一個 hono。」他點了根菸，穿著四角短褲就騎摩托車出門。應該是去唬爛間，這時候唬爛間開始準備新的謠言了，我不理解阿公為什麼要去領受羞辱，也許就像神佛冥冥之中來，他冥冥之中也被壓著頭去唬爛，一種妙不可言的傳統。

阿兄的眼睛哭腫，昨天他跟一個男同學在廁所裡被發現，當時他們抱在一起，連口水都糾纏在一起，兩個人都溼透了。我把他們班導給阿母的描述重新想一遍，一種比上次稍微淡些的味道又鑽進骨子裡，在晨光中悄悄生硬。

「你是狗嗎？對男的也發春。」阿母的聲音從神壇那裡傳來。「嗚嗚，我是狗，我發春。」阿兄在餐桌上大喊。

以後要怎麼做人。這是阿母事發後二十四小時不斷丟給阿兄的問題，其實她更想說的是：以後她要怎麼做人。同學們都是附近的人家，謠言用一下午的時間彌漫半個中和，比信仰的傳播速度更快。

「阿兄，菩薩怎麼說？」「大學快要放榜了，沒差，大不了以後靠自己。」「那菩薩說什麼？」

「阿弟你不用擔心，以後賺夠了錢就把你接出來住，比較自由。」那天在院子裡，神一直沒有出現，沒有從阿兄的嘴裡，或任何神蹟。

那是我最後一次跟阿兄說話，在放榜的前夕他始終不回家。放榜隔天，早晨，阿母一樣念著經，「故此娑婆世界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，無盡意菩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，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……』」她聲音沙啞，阿公的臉色紅過了頭，轉為黑色。

我回想凌晨迷濛間，又聞到阿兄的氣味，淡淡汗水味，好像很多小蟲子帶著花香從鼻鑽到腦，再到我的心上，癢癢竄動。我的腳踢到了綢緞質料的東西，醒來去抓，發現是那件白底鑲金紅花的襯衫，阿兄知道我喜歡，上面有他的味道。

「阿公，阿兄不在家了，那他的神通會消失嗎？」「一定無去矣。」阿公提到他都用恨恨的語氣說話。

換我要考大學，阿兄還是沒來接我。下午我走到院子，眼睛不知道沾上什麼，一直流眼淚。在視

線的反光中我看見他的身影，好像在海邊玩，買了一件新的白襯衫，藍的印花，希臘風。菩薩說，阿兄過得很好。

笑中帶淚的春乩

林黛嫻

這是一篇設計性很強的作品，從作品名稱的雙關到小標題的安排以及小標題下的一段對話，甚至連對阿兄的命運亦步亦趨的敘述者弟弟，都讓人感覺到作者把通靈基因和同志性傾向隱約指向遺傳，但因為寫得精采，讓讀者可以無視那顯而易見的譬喻。

作者文字靈活生動，唬爛間煞有其事地讓阿公輩男人傳說在地的詭秘軼事，頗引人入勝，讓人很想過橋到中和找找實體的唬爛間；描寫身體的氣味「淡淡汗水味，好像很多小蟲子帶著花香從鼻子鑽到腦，再到我的心上，癢癢竄動」，也很立體。

固然有人認為本文有些小說化，對同志的理解也稍嫌刻板，但當通靈的阿兄人生迷惘時，卻說神明不回答他個人的事，只是笑。如同阿公悠悠地說：「想袂到阮兜出一个 hono」，人生實難，笑一笑何妨。